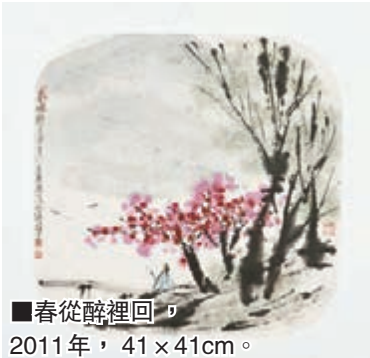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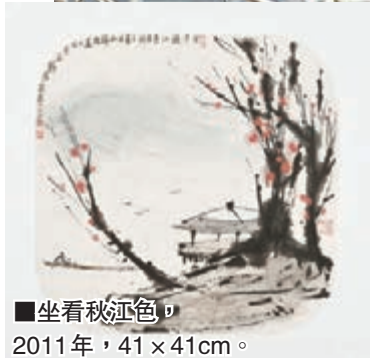
# 李苦禪得意弟子崔如琢：中西合璧不可成主流



■寒山雪林，2013年，143×368.5cm。



■春從醉裡回，2011年，41×41cm。



■坐看秋江色，2011年，41×41cm。



■崔如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琅玕圭墨」——崔如琢先生2015新年書畫展，月前在北京恭王府舉辦。畫展展出崔如琢先生近年來60餘幅書畫精品，全方位呈現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去國二十餘年，遊歷歐美港台等地，談及中西藝術之比較，崔如琢坦言：用西方的美學包括技法來改造中國畫，是不可取。「東西方文化，土壤完全不一樣，所以不能合二為一，不能把中西合璧當做主流」。

崔如琢37歲時正值內地改革開放之初，作為李苦禪的得意弟子，彼時他已是國內知名藝術家。「文革以前，我們基本上是封閉的，對於外面的世界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我們很多歷史上的好的藝術珍品，都是在台灣博物館。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博物館，像美國紐約大都會，英國博物館，也都有他們掠走的中國藝術珍品。」為了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崔如琢放下已經取得的盛名，遊歷美國，一走就是11年。

和那個時代「出國熱」中紛紛去到美國的年輕人不同，崔如琢在人生和藝術上已經有了很成熟的世界觀，這樣的自信讓他可以以平視的態度看待美國的藝術。他發現美國幾乎所有好的博物館裡都有中國人的作品，包括繪畫、書法、瓷器、木器、陶器、青銅器。中國幾千年來產生的藝術珍品，幾乎國外博物館都有收藏，甚至包括北齊的石雕。這樣的氛圍下，在美國待的時間越長，崔如琢越是可以俯視世界的眼光看待西方藝術。「所以我待了11年以後，覺得不能再待下去了。然後重心從紐約轉到香港，在香港住了十年。」他以香港為中心，一直同內地、台灣保持着密切的藝術交流，成為最早一批在海外知名的大陸藝術家。

## 「徐悲鴻的美術教育不可取」

有了這樣的閱歷，崔如琢再回頭來看貫穿近代藝術史的中西藝術之爭，便有不一樣的感悟。崔如琢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分崇拜西方，甚至徹底否定了中國傳統。具體到藝術上，從鴉片戰爭以後，一直到上個世紀，中國藝術界一直探索一條中西合璧的路，但沒有什麼成功的案例，如果說比較成功的只有徐悲鴻、劉海粟，還有林風眠和吳冠中數人。他直言「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美術教育是失敗的，失敗之處就是徐悲鴻用西方的美學包括技法來改造中國畫，這是不可取的。」在他看來，西方的文化藝術底蘊是科學，而中國畫的底蘊則是哲學。西方追求的是技術，把看到的世界，很真實的

反映出來。中國畫則是把眼睛看到的世界用修養來表現出來。一個是功夫在畫內，一個是功夫在畫外，完全不同的。所以東西方文化，土壤完全不一樣，所以不能合二為一，不能把中西合璧當做主流。而要堅持自己的民族藝術。

## 指墨畫晚成一家

崔如琢的花鳥畫胸儲古今，熔鑄百家。從其作品中可以隱約看出青藤、八大、石濤、潘天壽、李苦禪等等古今諸家的影響。尤其是他畫的荷花多使闊筆潑墨，墨色透亮鮮活，生機流漾，形簡意繁。90年代的十年間，崔如琢封筆沉澱，「因為感覺當時自己的創作在重複。畫到生時亦是熟時，就開始覺得要充電了。」崔如琢發現很多大藝術家到60歲就開始變法，像八大山人60歲以前基本上都是一樣的，但是60歲以後一看就是八大的。像張大千，如果沒有晚年的潑彩、潑墨，基本上就是臨摹名家。齊白石也是，80歲以後自己的風格才很強烈，開創新時代。李可染也是，實際50歲以後開始畫寫生，才走出一種新路，成為大家。

潘天壽也是，30歲畫風就成熟了，但他的很多指墨作品40歲以後才比較成熟。2003年將屆花甲之年，崔如琢衰年求變，開始着力於「指墨畫」。

手指作畫，是中國繪畫的傳統，它可比用筆更能直接地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直抒胸臆。崔如琢認為，近百年來，黃賓虹是一代宗師，他開創了積墨時代。李可染是他的學生，發展了他的積墨山水。「而指墨積墨畫法是我首創的，用手指，手掌來畫，指墨積墨山水是從我開始的，此外指墨篆書、指墨章草，是我創的，歷史上沒有。」著名美術評論家齊建秋認為，崔如琢的指畫題材多樣，山水花鳥、或橫披或立幅或手卷或冊頁，皆收於指下。有了對中西藝術分野的透徹把握，崔如琢以強大的自信回歸傳統，也使得他的指墨畫風格獨具，自成一派。

## 創作對談

# 韓籍藝術家 Kim Ok 首次為港設計「喜『慶羊羊』桃花陣」賀年裝置

HomeSquare 為傳統中國新年添置潮型氣氛，特意邀請了韓國新晉級插畫藝術家 Kim Ok（金玉）及中國新生代塗鴉藝術家「畫圖男」（陳英杰），以中韓文化藝術同賀新歲。其中韓國插畫師 Kim Ok 繪畫的「洋洋春風歲畫花器」，花瓶上的圖案以中韓文化風格細描新春意境，為顧客送上「喜『慶羊羊』桃花陣」裝置藝術。

一元復始的期待不只流傳於中華文化，更感染了相鄰的韓國，Kim Ok 以工筆結構嚴謹的手藝，為花瓶繪製了一幅別開生面的花團靈羊圖。Kim Ok 靈動的藝術功底，更讓花朵的婉約與山羊的英姿躍然瓶上，勾勒出羊年生氣勃勃的氣息。細心一看，百花叢中繪有上海著名地標明珠塔，此乃 Kim Ok 在上海旅遊時曾深受明珠塔充滿活力與璀璨未來感的設計所感動，因而取得靈感。

## 怎樣在一件花器中同時結合中韓文化特色？

Kim：韓國和中國的傳統陶瓷文化兩者非常相似。中國和韓國的傳統，於現實生活上都有着強烈的意願希望在現世中活出自己的烏托邦，而陶瓷文化絕對是其中一種表達的象徵。現代陶瓷的情感表達和展現方向有別於傳統風格，但現代人卻不自覺當中相同的含義。我覺得中國陶瓷擁有鮮艷奪目的顏色和清晰亮眼的設

計；而韓國陶瓷則表現出其優雅簡約和平實沉穩的魅力。我想表達的是中國和韓國在花瓶設計上最主要可表達情感和意境，因為兩國藝術家也是透過花瓶設計承傳傳統文化精華。

## 你的設計概念源自東方明珠塔？可否談談對上海的觀感？

Kim：幾年前我去了一趟上海，這個城市的建設及朝氣勃勃的感覺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上海對我來說是一個薈萃了中西方文化，充滿新興復古主義的美麗城市，而我覺得東方明珠塔可謂是上海，甚至中國未來的象徵之一。

## 怎樣理解中國傳統中的農曆新年？

Kim：有趣的是，在這個新時代，傳統價值觀實在不容易保留及傳承，但中國人卻成功一直保留了傳統的價值觀。特別中國新年是如此令人雀躍難忘的慶節，送舊迎新的習俗，恍如重生一樣。另外令我覺得印象深刻的是國語中有關紅色、金及黃的發音，雖說是十分傳統，在新年時卻有「好意頭」的寓意，堪稱糅合了傳統與現代特色。我認為這些也是中國文化中的一些獨特元素。

## 怎樣看待中韓兩地設計文化的異同？

Kim：中國新年對於中國人是最重要的節日，有如韓國新年對韓國人如是。但在我看來，對比起韓國新年，我覺得中國新年更熱鬧及

令人興奮。四周遍佈的新年佈置均充滿着紅色及金色，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反地韓國新年則較和平寧靜。每位家庭成員都會在元旦日的早上聚在一起，享受着韓國傳統新年食物 Ttukgook 為早餐，祝願大家新年快樂！



■Kim Ok 作品

# 《日夜雙生》：「體驗被遺忘的靜止時空」（上）

我們如何在靜止的時間和緩慢的時隙中製造意義，表達自我？《日夜雙生》（Days push off into nights）以一系列情境創造一個靜止的共同空間，透過寫作、獨處和自省，營造了一個經常在繁忙生活中被遺忘的懸空時段，同時指向停歇的重要性。展覽作品創造出連續的事件性和沉思性的體驗，也標示着時間在展覽空間中流逝。

《日夜雙生》展覽邀請觀眾獨自想像和體驗難得的反思時間，並在需要的時候，和其他人一同分享。今次我們便將與策展人李綺敏探討這場非常特別的展覽。

## 《日夜雙生》希望傳達的概念是？

李：《日夜雙生》與時間的概念及當時時間過去時所有有意義或平凡的活動都有緊密關連。是次展覽及精選的作品都指向我們平常生活中的寧靜時刻，把這些時刻視為豐富而富詩意的經歷。在多方面而言，《日夜雙生》也看重寂靜的價值及意義，寫作（作為表達自我的方式）及反省，這些種種在現代急促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難得的事情。展覽的命名也道出了展覽與時間循環的關連（由日至夜，暮光至黎明），每日在生活中的重複與空檔，我們如何記錄及吸收這些時刻，建構我們對自己以及周遭世界的認知。

## 幾位藝術家的作品在你看來有怎樣的共性？

李：展覽呈現出一系列的情景，展示記錄性的作品以及參與藝術家每天仍在不斷進行中的經歷與片段，例如觀察、閱讀，各種形式書寫，如筆記及日記等，以及聆聽身邊的聲音。是次展覽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會研究往昔的時光，即已過去的時間與經歷；另一方面是進行中的時間，展現這些活生生的作品在展覽期間的變化與成長。

Moyra Davey 的攝影系列“Subway Writers”最近才完成於倫敦 Camden Arts Center 的展出，她以相機記錄下一位位紐約地下鐵乘客書寫的情景，探究郵寄藝術的歷史。然後讓照片帶着摺痕，郵



■Moyra Davey, Subway Writers, 2011  
Images courtesy of Murray Guy, New York

票與磨損的標記直接郵寄到紐約的畫廊，才接着在香港展出，這些照片盛載着旅程中具體的記錄。作品希望喚醒我們，在營營役役的生活中，我們必須騰出個人空間中短暫的寧靜。

黃頌恩簡約的作品“Golden Curtain”是件以一卷卷在展覽中張開的帶子造成的裝置作品。作品設置於展覽場地的窗戶前，帶子的倒影在不同光線射入時遮蓋窗戶。即使只是一分鐘的時間，帶子實體而可見的動態就是時間的標記。這件作品需要觀者不同形式的觀察，鼓勵他們放慢腳步，花一點時間留意身邊容易被忽視的微小事。

## 邀請觀眾進行獨自想像和體驗難得的反思時間，會通過怎樣的方式實現？

李：作品從展覽觀眾熟悉的日常情景中取材，被挑選的作品並不是一件靜止的物件，而是穿越時空的時光機，作為作品在 Spring 工作室於此時此刻及未來對於過去及現在的見證。通過關注這些細微之處，這次的展品給觀者一段反思的時刻。緩慢的展品指向一些難以捉摸的概念的可能性，像是在講求速度及令人難以集中的時代中的靜止、清晰、平靜。

## 「停歇」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多重要？

李：「停歇」是我們很少有機會有甚或害怕安排的時段。其實這些時段是我們停下來及反思的間隔，讓我們閱讀，與凝視身處的空間，更可以放下手上所有工作。在這推崇生產力、速度及效率的世代，這個展覽和當中的作品可被視為多個進入點及小提示，展示出寬宏地容納思考與反省的時段的可能性與重要性。

訪問：Jasmine

## 《日夜雙生》

時間：即日起至4月26日

地點：Spring 工作室（黃竹坑道42號利美中心3樓）